



社會的九彎十八拐

讀張翎《死著：張翎中篇小說集》

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 | 黃錦珠



死著：張翎中篇小說集

張翎著／時報文化／201706／335頁／21公分／350元／平裝
ISBN 97895713701487／857

社會是一個龐雜的宇宙體，擁有人們想像不到之多的角度、面向與層次。每個人落腳的座標不同，便會看到迥然不同的人事與人生景觀。《死著：張翎中篇小說集》一書，收了四篇小說，每一篇都有一根主線或副線或更次要的支線牽連到海外，其中兩篇，加拿大還是故事的主要場景，但主要人物都是中國人民——在改革開放、經濟起飛後有能力或有機會改善生活、走向異地的人。有些是在經濟起飛後脫離窮鄉生活的，有些是在國內工作賺錢以供養國外兒女的，有些是在國外工作或讀書把父母接過來同住或幫忙的，還有為了移民暫時拋夫棄子以等待綠卡的。每一篇的主人公與故事骨幹也許各不相同，但幾乎都座落在複雜的人事關係網路中，也擁有程度各自不同的複雜人生經歷。小說透過這些複雜的人際網絡與事件，曲曲折折，交織出一片或多片複雜的社會風景。

在這大片複雜的社會風景裡面，唯一一個較為單純的人物是〈死著〉一篇的「茶妹」。「茶妹」因眼睛病變，六歲以後逐漸失明，但在失明的過程中，她的嗅覺逐漸取代視覺，成為辨識周遭事物的主要感官，聽覺與觸覺也變得靈敏異常。她可以憑藉嗅覺辨認出不同年成、種類、等級的茶葉，在家也依靠嗅覺與觸覺製出優質的茶。她這項特異功能有一日被同鄉的「莉莉阿媽」與城市某公司的路經理聯手大肆利用，成為行銷家鄉茶葉以及讓該公司重振生機的宣傳策略。失去視覺的茶妹，簡直是個隱喻，因看不見社會的污濁與複雜而保存無邪與良善，靈敏的嗅覺可以分辨人體散發出的氣息，因而洞察人心原始的慾望與善惡。元旦前三天，茶妹錄完影後，半路上發生車禍，「莉莉阿媽」與司機當場死亡，茶妹因繫了安全帶僅受輕傷，路經理重傷腦死，交通隊長為了避免重大車禍的統計數字超標，路經理公司的廖總為了讓年審報告的數字過關，路太太則在不明就裡的情形下希望先生再陪她過一次生日（她的生日是元旦），於是，

醫院給瀕臨死亡的路經理上了「葉克膜」，以人工心肺維持他的生命跡象。〈死著〉從不同人物的視角分別敘述，讓讀者看到：活著的人各自有自己的立場與打算，不管是為了利益或慾望，路經理使用「葉克膜」，其實都是各人私心自用的展現。只有失明的茶妹站在瀕死者的角度為路經理設想。最後茶妹摸索、找到「葉克膜」的電源插頭，拔掉了插頭，讓正在「死著」的路經理脫離苦海。因為失明而只能專注於聆聽與製茶的茶妹，是這篇故事中擁有清明心靈的一個人物。其他人，或者為了業績、數字的壓力而焦頭爛額，或者為了伴侶是否忠貞而疑慮怨恨，他們雖然也都背負壓力，承受環境帶來的束縛與限制，但更主要的是，他們擁有各自的私心與慾望，為了滿足私慾而汲汲營營，不惜犧牲瀕死者真正所需。〈死著〉一篇透過失明的茶妹，映照出各種貪婪的面目，也透過茶妹的聽覺與嗅覺，辨識出路經理與「莉莉阿媽」的婚外情，以及路太太懷疑先生不軌，卻還來不及追問的不甘。茶妹為了幫助路太太釋放內心的疑慮，謊稱路經理買的名貴皮包是給路太太的生日禮物（其實是送給「莉莉阿媽」的情人禮物），於是，故事中唯一接近單純良善的人，在善意的藉口下，也做了一件欺瞞真相的事。

其他篇章所寫的不同人物，大都在各自的立場上，忍受自己的環境，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。每一個人都有無奈與不滿，每一個人為了適應現實而不得不做一些不太甘願的犧牲。每一個人人都相當努力，然而努力的方式或過程，總不免夾雜了趁機剝削、壓榨、行為齷齪或使用有形無形的暴力。環境現實冷酷無情，生存於其中的人們忙著適應或者說應付種種冷酷，便在有意無意之間，把人心的溫度逐漸冷卻，甚至冰凍起來。於是，在不同的故事裡，可以發現不同面向、角度、層次的社會與人事之複雜性。單純、誠信、良善等特質，在這些複雜的社會與人事裡，似乎很難有立足空間，親情與愛情的純度與溫度也很難維持。也許有少數人物具備或擁有較多成分的溫暖或道德原則，像〈死著〉一篇的茶妹、〈雁過藻溪〉一篇的漢斯、〈戀曲三重奏〉一篇的章亞龍或者〈陪讀爹娘〉一篇的李伯伯與項媽媽，但他們是少數，而且也未必沒有複雜的人生經歷或處事考量。四篇故事，充分展現了社會與人心的曲折度、複雜性。從廣大的社會到渺小的個人，包括每一個家庭、每一對夫妻或戀人，各自的立場、行事，交錯縱橫，相互影響與干擾，雖不離奇，卻曲折繁複，令人目眩神搖。讀一遍《死著：張翎中篇小說集》，就像經歷了一趟九彎十八拐的社會之旅……。